

★ 第七十四期 ★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讀書通訊

半月刊

目錄

學術論著	科學在文化上之地位	蕭文瀾
學術講座	春秋以前的列國世系 (春秋史 附之二)	顧頡剛
讀書指導	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性質及其研究	吳恩格
學人小傳	印度古植物學權威沙赫尼教授	周達夫
圖書評介	威爾遜著「天下一家」	柏森
學校通訊	印度國際大學素描	周祥光
現代語林	一、雜他命 二、寢食治瘵精神病 三、不勝知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讀書會

(重慶打銅街三十九號)

重慶郵政管理局登記證渝字第一七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科學在文化上之地位

(續)

俞文瀾

波斐耳是一個伯爵的兒子，新加卡文第世一樣，因為英國種族優裔，成為科學名家之一人。波氏青年時加入一個討論科學的團體，自稱為無形的大學 (The Invisible College)。此團體到了英王查理第二提倡科學之後，就成為世界公認極有權威的英國皇家學會 (The Royal Society)。波氏曾為會長。波氏耳立志全身研究，不願結婚。一六五九年 (清順治十六年) 波氏因改良抽氣機，將氣壓計裝在抽氣機的鐘罩內，當抽氣時，水銀柱逐漸降低，由是繼續研究可知在一定溫度之下氣體之體積與壓力二者之間，具有一定比例關係，此即後來學者所稱之波氏公理。波氏即英國學者所設波斐耳公理，實為一種有重要之發明。但波氏本人當時對於此事不甚注重，在一六五九年波氏著作中，並未自行敘及。法國的里奧脫為一教士，亦為法國新成立的學士會 (Académie des Sciences) 之一員，馬氏亦因討論而發見氣體體積與壓力之變化具有一定比例的關係，且馬氏自身對於此種定律當時已即極為重視，因而計算空氣在上升時必逐次稀薄，遂由此定立氣壓與高度的關係，馬氏著作在一六七六年 (清康熙十五年) 出版，波斐耳耳過十七年，但馬氏對於此種認識更進一步利用更廣，則誠為事實。

拉佛西埃是一個具有特殊歷史的學者。他的興味範圍極廣，工作精力亦極大，他這般熱心做科學工作，但他亦會擔任了政府銀行，農業和慈善事業的各種任務都有許多貢獻。當時正值法國大革命的前夜，拉氏因受馬拉 (M. Marat) 攻擊，在一七九四年 (清乾隆五十九年) 受革命法庭判決死刑，竟於二十四小時以內實行斬首，宣佈的罪狀中，竟有十分可憐的意見，就是「民團並不請我當專家」(La République ne pas besoin de Savants) 但是在法國人心對於此種亂命實極不佩服。拉氏拉格朗士 (Lagrange) 的名言「他們割去那顆首級，不過是判那問題一百年為中斷，科學在將來仍將發光顯耀」。於此可見在那時代，科學家在英國已得到朝野一致的尊重。在法國尚尚有共和不

需科學的證據。此亦為英國較為先進的證明，可是法國人究竟是極有高見的民族，對於拉佛西埃在研究上的績效，人人稱頌，一致公推為科學的大師，化學的始祖，拉佛西埃的科學工作，尤重在用定計方法，證明燃燒的真實意義，創始做有機物質的分析，提倡元素不能再分散的學說，並開始發表元素表，在學術思想上，實具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的名著化學概論在一七八九年 (清乾隆五十四年) 出版，在化學思想上，確有一種革命的影響。同一年份，法國大革命開始，美國公舉華盛頓為大總統，歐洲與北美皆進入嶄新的時代，返觀中國，乾隆當國不失為一盛時，但其境況乃全賴士林的餘蔭，當時思想工作，只有實行腐化，並沒有任何新機，所以歐洲當時紛爭極多，民生受累，但按其歷史地位却是轉弱為強，超羣為盛的轉捩之機；中國當時文治武功頗見盛況，全國人口亦大增加，但按其實際意義，却是轉強為弱，由盛而衰的過渡之會。其分別所在，實首視各民族中有無矢志研究力求發展之人，有無勇往直前百折不回之士，有無自由發展力求進步的覺悟，有無認真嚴肅遠大的志願。究則日趨強盛，無則難免衰弱，往者如此，來者亦莫不如此，察往知來，為吾輩為國努力者，應早知正當不可易的趨向。

科學發達到此程度，即不能不發生實際應用的結果，即由第二時代，進入第三個應用時代。在此過渡期間許多科學家都是專精為發明真理而作試驗及理論，但其所得的結果，往往成為近代工業的根基，在此時代中著名學者如英國的伏爾脫 (Alessandro Volta) 1745-1827) 漢姆東 (John Dalton 1766-1844) 台維 (Humphrey 1778-1829) 法蘭第 (Nicholas Faraday 1791-1867) 法國的古隆 (Charles Augustin Coulomb 1736-1806) 拉拍拉 (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 安拜爾 (André Marie Ampère 1775-1835) 德明 (Joseph Louis Gay-Lussac 1778-1842) 卡爾尼 (Nicolas Léonard Carnot 1796-1832) 德國的奧姆 (Georg Simon Ohm 1789-1854) 等。

春秋

春秋以前的列國世系

顧頡剛

春秋以前列國世系之二

春秋以前列國世系之二

春秋是列國並峙的時代，在講這一代歷史以前，除了略談三代的簡史之外，還應該提及春秋以前的列國世系。春秋時列國甚多，最重要的有魯、齊、晉、秦、楚、宋、鄭、鄭、陳、蔡、吳、越十二國，現在就在本章裏略略敘述這十二個國家在春秋以前的歷史及其世系。

(一)魯：魯是周公旦的兒子伯禽的封國。周公旦有大功于周，周初平定東方，需要宗室功臣去鎮壓，於是封伯禽于奄國的舊墟方（在現在山東省曲阜縣）爲周室的大宰。伯禽本封於陶，周初銅器中有明公保的稱號，據近人考證，明公保就是伯禽。今春秋文記載着成王命周公的兒子明保「尹三事四方」明公保銘文又記載成王命明公保了「三族去伐東國，爾齊魯魯魯說也是伯禽伐淮夷後或的發師詞，可見伯禽對於周室是有大功勞的。伯禽八傳到武公，那時周宣王在位，武公帶了他的大兒子括和小兒子戲去朝周，宣王很喜歡戲，就命立戲爲魯太子。武公死後，太子戲即位，是爲懿公。但是括的兒子伯御不服氣，過了九年，他結合了國人殺死懿公而自立。又過了十一年，周宣王帶兵伐魯，把伯御殺了，改立他的叔父稱爲魯君，是爲孝公。孝公的兒子惠公弗理。惠公長夫人孟子早死，沒有兒子，庶夫人嬖子生個兒子名叫做姑，後來惠公又娶了宋魯的女兒仲子爲夫人，生個兒子叫做執。惠公死後，執繼年幼，惠公的嫡母是周室的功臣師尚父，他名望，族姓是姜。周的

滅商，得他的力量最大，所以始封於魯（在現在河南省濰縣），到東方平定以後，又封他於齊（在現在山東省臨淄縣），與魯並爲周初的東方大國。周初父保始封的公，所以後人稱爲太公。太公四傳至哀公不辰，相傳他被紀國的君在周夷王面前說壞話，周夷王把他殺了，因此結下了齊紀的世仇。哀公八年爲魯公辟疆，魯公九年入春秋。

(三)晉：晉的始封祖唐武王武王武王的弟弟虞，成王滅了唐國，就封他在那裏（今山西省翼城縣），稱爲唐叔虞。但我們懷疑心唐叔的行實要高於成王，因爲春秋時的銅器銘文裏會說唐公轉佐武王，唐公是武王所封。唐公若是唐叔，那末唐叔是與武王同他的人，或者他稱唐叔，唐叔，唐叔等同晉武王諸弟之一也未可知。唐叔的兒子姬父遷居在晉水之旁，號就改稱爲晉。姬父七傳爲穆侯，穆侯生了兩個兒子：長的叫做仇，小的叫做成師。穆侯死，弟懿叔自立。過了三年，太子仇被殺，自己即位，是爲文侯。那時周幽王被犬戎所殺，文侯與諸侯推立平王，攻殺與平王並立的攜王。爲了他對平王有極大的功勞，所以平王賜給他彤，彤（彤是黑色的漆，思是禮物的名）和彤弓、彤矢、盧弓、盧矢（彤是紅色，盧是黑色）等重器，命他與鄭國夾輔周室。文侯死後，子昭侯即位，封文侯的弟成師于曲沃，稱爲曲沃桓叔。過了七年，晉穆侯的大臣緡父殺了昭侯，立桓叔爲君；晉人拒絕，緡父的兒子季孫平厥位。不久曲沃桓叔也去世，桓叔的兒子莊伯即位，帶兵伐襄（晉的國都），殺了季孫；國人又立季孫的弟鄂侯爲君。鄂侯二年，即曲沃莊伯十一年，入了春秋。

(四)秦：秦是嬴姓。據傳說：他們的始祖叫做大業。大業在大費，又叫做柏翳，與禹同年水土有功，做了帝舜的女婿。大費生了兩個兒子：一個

何做大族，為魯侯氏的始祖；一個叫般若木，為費氏的始祖。大難助卒孫則
魯孟孟中行，身體是一頭鳥，却會說人的話，他做了商王太戊的御者，世有
功績，商王就命他為諸侯。傳了多少代之後到宣康，宣康生慈來，父子兩人
都有材力，得到商王封的職任。周武王滅商，把宣康惡來都殺了。宣康的孫
子叫孟增，做了周成王的臣子。以上所述，神話太多，當然不可盡信。大約
魯人本居東方，與春秋時的齊、魯兩國同屬魯姓，本出一家。據古書記載，武
庚叛周時，有熊盈族約許多國家與他共同作戰，周公東征，把十七個熊盈族
的國家征服，把他們的入口俘虜帶來的有九種。宣康是魯，齊人大約就在那
時被遷到齊方的。孟增再傳為造父，造父替周穆王駕馬有功，受封于緄城，
便是後來趙氏的始祖。另有一個與造父同族的人叫做弄子，也是黃廉的六世
孫，住在犬丘，善於養馬，做了周孝王養馬的官，服務很有成績，孝王封他
在秦地作個附庸之君，稱為秦嬴，那時就有了秦的國名。秦嬴三傳到秦仲，
秦仲是周厲王時，那時西戎作亂，把住在犬丘的秦嬴同族滅了。周宣王即
位，命秦仲為大夫，叫他去討伐西戎，反叛西戎所殺，秦仲有五個兒子，長
子莊公嗣位，得到周的幫助，打敗了西戎，兼有了犬丘之地，做周室的西垂
大夫。莊公死，子襄公嗣位。七年，大戎殺周幽王，襄公帶兵救周，戰伐有
功，平王東遷，襄公又用兵驅逐，於是平王就封他為諸侯，叫他去打戎族，
允許他在趕逐戎族的時候就封他為諸侯。到襄公的兒子文公
的時候，居然實現了這個期望，他佔有了岐山以西，過了幾年，把岐山
以東的地帶給了出來。文公十四年入春秋。

(五)楚：楚是世族。據傳說，他們的始祖叫做祝融，做高辛氏的火正。
祝融的後裔分為六姓，最末的一支便是楚姓。楚姓的祖先叫熊淳，淳的
後裔有個熊熊，熊熊文王的臣子。三傳到熊渠，他受了周成王的封，立為
子丹陽，那就是楚國的第一代楚王。以上的世系，也是很有疑問的。甲骨卜
辭裏有一片「辛卯，帝楚……」的記載，可見在商代已有了楚的國名。又據
傳說就是祝融的國音演變，他的時代確在殷商，實在原來的楚也是在東方
的，周初的銅器銘文記載王伐楚，楚襄春在，這楚是後來的楚國，地在山東。
左傳又記昆吾之在許，昆吾是楚的國族。許國也有楚宮，楚宮的名稱。

魯國在魯。春秋以前更有楚丘的地名（這地名有兩處，一在現今山東省曹縣
，一在河南省寧陵）。大約楚人本來居住在現今山東省與河南省之間。逸周
書記魯公東征熊盈族十七國，俘回來了九國，熊是楚氏，熊就是魯，所以我
們很發心熊同魯一樣，都是東方人而被周人硬遷到西方去。楚人遷到西方以
後，就住在丹陽，丹陽實是河南西南部的地方，當丹水淅水交流之處，史記
載秦楚交兵在丹陽，這個丹陽就是楚的初國。熊繹五傳到熊渠，周夷王時，
與兵伐庸和摎，一直到鄂，封他的大兒子康為句堂王，中兒子紅為鄧王，
小兒子執疵為越章王。在這裏有個疑問，便是楚在熊渠時既已分裂，為什麼
到若干傳之後的若敖、蚡冒和武王文王，左傳中反說他們「筮路藍縷以啓山林
」，又說他們「士不遺同」（方百里為一同）？我以為這大約是因為周宣王
平定南方，開拓疆域直到江漢，楚人在那時受了一次大壓迫，被逼南遷，重
新經營，因而直到楚武王時才漸漸的復興起來。武王名熊渠，是熊渠的十一
世孫，在他即位十九年時入了春秋。

(六)宋：宋是周王室的微子啓的封國。周公盛政時，封王武庚叛周，
被周公打滅，便封已投降的商宗親微子于宋（在今河南省商丘縣），代武
庚為商後。周公的用意，大約是叫他幫助周室鎮壓商民的。微子十二傳為宣
公力。宣公讓位給他的弟和，是為穆公。穆公七年入春秋。

(七)衛：衛國的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康叔封。康叔原先封於康地，彝器
銘文和易經裏的「康侯」就是他。武王滅商，命康叔前往監視，周書裏康誥
和酒誥兩篇是武王命康叔的訓詞，到了周公東征以後，又實封康叔於殷，便
是衛國。在今河南省淇縣。康侯就是殷，殷或作解。康叔八傳為侯侯。侯
侯有兩個兒子：長的叫微共伯，小的名和。侯侯很聰明，賜給他很多的
財物，他漸漸大富，只管拿這些財物去贖給士民，他侯去世，共伯餘即位，
他就招集了兵士去攻擊共伯。共伯自殺，和即位，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以後，
勤修政事，百姓很愛戴他。周幽王被犬戎所殺，武公帶了人馬去救周，很有
功勞，周幽王末年最有名的諸侯。武公再傳為桓公完，桓公十三年入春秋。
(八)鄭：鄭的始祖是周厲王的小兒子，名友，宣王時受封于鄭（在
今陝西富平縣），是為桓公。桓公是一個很賢能的君主，頗得國民的信愛。周

王時，入爲王朝之司徒，替王室辦事也很有成績。那時周室已衰，戎狄強盛，桓公恐怕自己的國家將要和王室同歸于盡，便去問周的大史史伯：什麼所在可以避難？史伯告訴他說：濟、洛、河、潁四水之間，魏、杞兩國的地方最爲穩固；教他先把妻子財物寄存在那裏，有事的時候就可以帶了王室的軍隊把這塊地方佔領。桓公依了他的辦法去，後來鄭國果然奪得魏第一帶的領土，遷到了東方。西周滅亡時，桓公殉難；他的兒子武公繼承嗣位，擁護平王有功，仍做王朝的卿士，掌了大權。武公去世，太子懿生即位，是爲莊公。莊公二十二年入春秋。

(九) 陳：陳是虞國的後裔，族姓厲。有個叫做厲父的做周的正有功，周武王把自己的長女太姬嫁給他的兒子滿，封他在陳國（在今河南省淮陽縣），是爲胡公。胡公十一傳爲桓公。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十) 蔡：蔡是周武王的弟弟叔度的封國（在今河南省上蔡縣）。武王滅商，命蔡叔與管叔糾合諸侯入。周公攝政時，封王武庚聯合二叔叛周；周公東征勝利，蔡叔被放而死。他的兒子名胡，德行比父親好，周公便重封了蔡，稱爲蔡仲。蔡仲九傳爲宣侯考父，宣侯二十八年入春秋。

(十一) 吳：吳國的始祖是周太王的長子太伯和次子仲雍。只爲他們的弟弟王季特別寵愛，而王季有個極好的兒子昌（文王），所以太王想食王季的後嗣，便得將來可以換次子季位傳到昌的身上。太伯和仲雍二人看周父親的意思，想成全他，於是結伴逃到荆蠻去，建立了吳國。這種傳說很

是可疑！太伯仲雍生當周室勢力尚未大衰的時候，古代交通閉塞，就是要逃，怎逃得過周國的地方去？又左傳裏提到山西虞國的祖宗是太伯仲雍，虞仲就是仲雍（史記吳世家把仲雍作仲雍的曾孫，是不對的）。史記也說武王封仲雍于夏墟，可見太伯仲雍是虞國的祖先，與在江海的吳國沒有什麼關係。我疑心吳越都是楚的支族；史記說仲雍的支孫叫做熊，熊是楚王室的

氏，楚君的名上都帶着一個「熊」字。在前清乾隆年間，江西省出現了楚仲雍的銅器，都是春秋初年的物事，可見吳國的故墟本在江西。史記說太伯仲雍逃奔荆蠻，楚世家又說熊渠封三子于江上楚蠻之地，其少子執衡封于越。越就是越章，古越章在淮南江北之間，可見楚的勢力早已發展到長江下游。所以吳楚是一族，並不算復武斷；何況吳本是楚的屬國呢。吳的曾爲姬姓，當在春秋時；大約自從吳與晉交通，勢力漸漸北上，他們頂替了已亡的虞國的祖宗，自認爲周的支族，以便參與中國諸侯的盟會。這似乎是一個很合理的假設。從熊渠傳十三代到海步，吳國開始強大，見於春秋。

(十二) 越：越國的始祖是夏少康的庶子無餘。禹巡行天下，死於會稽；少康恐怕禹在會稽的祭祀絕了，於是封庶子無餘於越，典守祭禹的禮節。這個說法也是不足信的。禹會葬神於會稽，究竟在什麼地方，到現在還不能確定；何況這本是一種神話，原不該當作事實看呢。史記記越的世系，從無餘到允常只有二十多代，與楚的世系差不多長，這怎麼可以說無餘成了夏代的人？所以，我以爲越國定是楚的國族，國語說世本卻說越楚是莘姓，可以作證。史記記越立少子執疵爲越王，這大約就是越的始封。越子或「越王無餘出自有虞」，據清人考證，要語就是無餘，有虞就是熊渠。這就相對，越確是楚的支族了。越到允常時開始強盛，見於春秋。

以上所述十二國的世系並不是完全確實的。這因爲西周時各國的史籍本不全，又經過秦始皇的一把火，史料越發殘缺了。漢朝人根據一些殘缺的記載，拚湊湊成了列國的世系，原也是無可奈何的一種辦法。據了他們的記載來重述，自然不會全合於事實。本章所述，有些地方根據先秦的史料來訂正漢人的錯誤，有些地方還是只能依漢人。在還古史研究的草創時代，只能做到這樣，惟有請大家原諒！

淡氣治精神病

其法爲病人吸入淡氣相當長久，使腦子失去部分的供給約五分鐘，每星期施行五次，要繼續三個月。這種治法的原理，是和用過期的Lithium Chloride及Veronal等藥法相類似，即要減少腦子的變態活動，吸入淡氣較用Lithium Chloride及Veronal法來得容易，且也不會有用Veronal法所引起劇烈的抽搐。

用Lithium Chloride及Veronal法以減少腦子的變態活動，是美國多倫多大學的研究者發見的，前一些是使腦子失去部分的供給，藉以使其不能利用；後一法則是使病人暫時停止呼吸，淡氣治法則是藉此二者更好的方法。

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性質及其研究

吳恩裕

本稿分兩部份：一由名詞及內容上說明政治思想的性質；二研究政治思想的方法。以下分別說明。

(一)由名詞及內容上說明政治思想的性質。政治思想一在英文中有許多說法。英國學者專常用 *Political Ideas* 一名詞。例如 G. G. Cohen 及 J. L. T. S. 的 *English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19th Century*。F. J. C. Hearnshaw 的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Ideas*。美國學者，不常用此種用法，但亦非絕對不用。如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是。I. L. K. 一字為種用法，不過翻譯成一觀念，而須譯為「思想」。這種用法，固然是英國學者的一種習慣，用之亦無不可；但是我們却要知道：Idea 一字的本義，只是「觀念」的意思。Idea 一字與思想有密切的關係，它是構成思想的單位；然而其本身並不是一思想。思想是一個系統，其中包括命題 (Propositions) 命題之中包括着觀念。可見觀念乃是組成命題的小單位，也可以說是組成思想的單位。而思想乃是由觀念組成的系統。兩者顯然不同。

從另一觀點說，普通所謂政治思想，雖然沒有加上形容的字樣，但我們每一及政治思想這名詞。我們當然不是指亂七八糟的思想。一些觀念如果組織成一種思想，已經即表示：這些觀念的組成是有條理的，有秩序的。假如我們採用 *Political Ideas* 一名詞，則此名詞本身，只表示一些政治觀念，至於其中有沒有成為思想之必要的條理或秩序，則沒有表示。事實上，也許是一些零碎組織的片段的觀念。為了避免這種誤解，我們最好不用 *Political Ideas* 一詞來表示政治思想。

其次是 *Political Thinking*。據我們所知，雖然沒有以此名詞來指政治思想的名詞，但我們對此名詞的意義，却應加以解釋。在此名詞中 *Thinking* 一字是動名詞，即以在根本表示一種思维的過程，這種過程在心理方面表示：必須用我們的頭腦 (Thinking mind) 來思

考的那種作用。在邏輯方面，表示：實行政治思考 (Thinking Politically) 必須遵守邏輯的法則。因為被思考的對象是政治方面之事物，故云 *Political Thinking*。這個字樣本應譯作「政治思考」或「政治思維」。亦即以政治為對象的思考或思維。此名詞與政治思想雖然不同，亦不會引起誤會。因為政治思想雖然不是政治思想的必要步驟；而政治思想乃是政治思考的產物。但我們也不能說凡是政治思考都可以產生政治思想，其能說當一種政治思考成功時，它可以產生政治思想而已。

第三、*Political Philosophy*。政治學者用這個名詞，亦很普遍。如美國學者 Coker 的 *Reading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及英國 Graham 的 *English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Hobbes to Mill* 等。須知 *Philosophy* 一字是有專門意義的。它是一種專門的學問。雖然 *Philosophy* 是一種專門學問，則 *Political Philosophy* 一名詞實在表示一種應用哲學 (Applied Philosophy)。將之應用哲學和應用物理一樣。因此，這個名詞很容易引起下列的誤會：即把哲學當做正統，而政治哲學視為哲學的一個支流。這是抹殺事實的想法。何以呢？因為即使一種思想是政治的，也不一定是哲學的。固然我們知道在政治思想史中，有許多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是「哲學的」。但是，由一方面說，並不是所有的政治思想都是如此。此種政治思想家，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人。如 *Green, Bradley, Deaquet*。所以我們不應將 *Political Philosophy* 一名詞來代替整個政治思想。從另一方面說，就是這一小部分的政治哲學家，他們的思想在今後的政治思想中，也不會再有多大的影響。尤其是，此種政治哲學，絕不是政治思想的正確途徑。真正有用的，切實的政治思想必須是「政治的」思想，而非政治的「哲學」。後者是無時無刻不在政治事實的問題上，以政治事實為主體為對象的思想，而政治哲學則以哲學上的問題為對象，忽略一切事實。如果把後一種思想認為是政治思想，則此種思想亦是空洞的，抽象的，不切實際的思想，因此，我們不應將此種 *Political Philosophy* 為正統的政治思想。根據上述三理由，*Political Philosophy* 一詞，亦不應採用。

第四、*Political Theory*。此名詞亦有人用，如 *Theory of Political Theory* 及 *Dunne* 的三書等，也用此名。金岳霖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十月的一天下

一

(Tien Hsin Monthly) 月刊中，有一篇文章，題曰：On Political Thought (土
報 P. 257-277)。他論 Political Theory 與 Political Philosophy 一語的異同
。我認爲有些不足。Political Philosophy 的譯法，前經已說過。Theory 一
字與 Philosophy 固不同，Theory 不必是 Philosophy。比如 Theory of Gravity
Theory of the State 等等，無非是各種研究，只須用的方法正確，又得到了一
定的結果，即可名爲一 Theory。科學中可名爲 Theory，社會學、經濟學中也可
名爲 Theory。所以 Political Theory 與 Political Philosophy 不同。但如把政
治思想叫作 Political Theory 却比上述諸名詞，如 Ideas thinking 比較合適一些。
第五，不過最合適的乃是 Political Thought 一名詞。「思想」(Thought)
一字表示是「觀念」而成的關係，所以與觀念發生關係。它又表示是 Political
thinking 的結果，因爲教育有兩種 Thought，必有一種 Political Thinking。它可以
包括 Political philosophy，因爲哲學也是一種 Thought。但 Thinking 却不屬於哲
學。它又可以包括 Thought，但又表示不屬於一種之 Thought。例如 Theory
of the State 固然是政治思想，而 Theory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Theory
of Obedience 都是政治「思想」。可見「政治思想」一名詞完全能表示上述
各種關係，而沒有它們的缺點。所以這個名詞最爲合適。事實上用此名
詞的學者也比較多。例如 C. H. McIlwain 的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 Gorch Laski, Davidson, Barker 等的四冊 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 都是例證。

關於上述，我們總結起來，Political Ideas 本亦可用，且英至今日學者一
直在用。但因 Ideas 一字易引起另方面的誤會，故似乎不必用。Thinking
根本不能表示思考的結果，只表示其歷程，亦不可用。Philosophy 是一種特
殊學問，與政治思想不同。且即使政治思想中也有政治哲學，但後者既不能
代表政治學者，又對政治思想無多大實際的裨益(關於此問題，請參閱本書
第一篇「政治思想與哲學及邏輯」)，仍以不用爲妙。theory 一字固然可用
，但似乎狹窄了些，不如 Political Thought 比較該括與廣些。所以仍以採用後
一名詞爲佳。

以上雖然表面上討論的是名詞，但我們却可由此種名詞的討論中，窺察

出來一點政治思想的性質。此性質說：政治思想不是片斷的政治觀念，也不
是沒有精確的政治思考，也不完全是以哲學爲中心的政治哲學。政治思想乃
是集合政治觀念而成的有系統的思想，它是政治思考的成果。

但是這種理解，始終處於思想的形或組織一方面。我們如果想到應
了解政治思想，必須還從內容上來認識它。簡單地說，所謂政治思想就是
關於「政治」的思想 (Thought on Politics)。政治就是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
關係及事實。政治思想就是解釋、攻擊、解釋、或創造此關係或事實的思想
。人類對其所營的共同生活必有一種管理。在管理的過程中，管理者就可以
是治者；被管理者就是被治者。在國家成立之前，這種事實的雛形即已存
在。在國家成立之後，管理者或治者就是政府。他們發佈命令，執行法律，
擁有強制力 (Coercive power) 以爲制裁違抗命令者的工具。被管理者或被治
者的人民，在原則上是應該服從的。所謂政治思想便是關於這些關係及事實
的思想。

治者有什麼理由發命令？有的學者認爲他或他們擁有神權 (Divine Right
)。但有人攻擊這種見解，以爲根本沒有神權，只有人民轉讓給他們的主權
(Sovereignty)。所以神權說，主權說都是政治思想。它們都是解釋政治事實
的學說。它們都是給治者有發命令的權力這件事實辯護。人民爲什麼要服從
？有的學者認爲是出於人民的同意 (Consent)；有的學者認爲是出於人民的
恐懼心理 (Fear)；有的學者認爲是出於人民的習慣 (Habit)；有的認爲是
由於有利益 (Utility)；又有的認爲是出於人們的懶惰 (Indolence)。凡
此種種都是解釋人民服從之性質 (The Nature of Obedience) 的學說。人民
固然應該服從法令，但人民也有他們自己的自由。對於這種自由，國家都不
應隨便干涉。例如言論，信仰等自由是。所以，自由問題，也是政治思想中
的問題。政府應可以根據法律行使最高的統治權力，但立法、行政、司法、
理論上應否劃分，事實上應否絕對的劃分？這種討論，一方面涉及理論的原
則；另一方面也涉及政府各部門的組織及相互關係的問題。種種研究自然也屬
於政治思想的範圍。

不但以上所述是政治思想，即對於人民應否革命？人類究竟應該有沒
有政府？國家的界限應否取消？誰不取消？這都是政治思想。不過這種政治

思想，亦必如上述論說或解釋現存的政治局勢與事實的思想。反之，乃是攻擊現存的政治局勢與事實，或創造新的政治事實及關係的思想。因此亞里斯多德、霍布士、洛克的革命論也都是政治思想。亞里斯多德推崇革命的思想，原由霍布士與革命之邏輯的矛盾，洛克與革命的必要。而克勞特特金（Kropotkin）的無政府主義，馬克斯收買國家的主張，也都是政治思想。克勞特特金主張以本無治，取消政府。馬克斯則主張取消國家。

關於此種例證，不必多舉，讀者可以舉一反三。我們總括一句：即所謂政治思想，就是關於政治的思想。政治便是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及事實。這便定義不但可以包括有國家以後的政治思想；即未有國家以前及將來前變到無國國家之時，也都可以包括。因為無國家以前，也有公共事務的整理，其中即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將來雖雖有一可能，派滅國家的界限，但對於所謂「衆人之事」，始終是要加以管理的，所以也不能無治者與被治者。

以上的名詞的分析，我們知道政治思想是關於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及事實的思想。綜合起來便是：政治思想乃是關於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及事實的有系統的思想。

（二）研究西歐政治思想史的方法 研究政治思想史有兩種方法：一、側重「政治思想」；另一種側重「史」。

一、側重政治思想的講法：是分析，解釋各家各派學說的本質，或一種問題之本身。取前者的本質在理論上有何種特殊的貢獻。根本地說，這種研究是就一種論的自身，去發掘政治思想。對於此種理論的淵源所自，時代背景，與其影響所及，則不注意。用這種方法研究政治思想史，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法。

其一，就引用材料言，他可有二法。一是完全引用原料略加分析與解釋。如美國 Cooper's Research in Political Philosophy，即屬此類。此書的內容完全是由各家著作中選出來的原料；但其排列則按着時代次序的。這類書籍雖然是原始的選錄（Readings or Source Book）但亦是一種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方法。又如黃雲漢的宋元學案，是一種作中國哲學史的方法一樣。亦猶之姚鼐的

古文類纂，是一種講中國文學史的方法一樣。二是不完全引用原料，而以自己的重述（re-statements）為主體，偶爾徵引原著的句語，注重分析理論本質的內容；但對時代背景則不太注意，也是一種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方法。這種方法比較普遍。如 Dunbar 的三大本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即屬之。Dunbar 非十分不注意時代背景的分析，但他的書的主要特徵，却是注重分析思想內容的。

其二，就講述時以派別為單位或個人為單位言，則有以個人為單位的講法，與以派別為敘述對象的講法。普通政治思想史，大都以個人為單位。如講柏拉圖即以柏拉圖為單位，講霍布士即以霍布士為單位。其餘的類推。上述 Dunbar 的著作，Central 的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大體上都是如此。以派別為敘述對象的名著亦甚多，如 Albee 的 History of English Utilitarianism 及 Stephen 的 English Utilitarianism 是。因為功利主義是一個派別（School），其中講的又不只是講一個人，所以與上述以一個人為單位的講法不同。

其三，此外還有以問題為對象的講法。如 Ritchie 的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y 便是對社會契約說作一史的研究。而此會契約說，毫無疑義的屬於政治思想的問題。又如 Lord Acton 的 History of Freedom 便是以政治思想中自由的問題為對象，作一歷史的敘述。Pollard 的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ure 是對自然法的概念作一歷史的敘述。又如 Nicols 的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Sovereignty Since Rousseau 便是講主權歷史的。凡此種種，都是以問題為中心的講法。

以上雖有種種用原料，兼採原料，以一家為單位，以一派為單位，以及以問題為單位各種不同的方法；但是就其作注重分析學說的內容，而不重視或不重視其時代背景一點說，却是相同的。這種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方法，嚴格地說，並不是在研究政治思想史，乃是在講政治思想。因為在此種研究中，我們並不講到充分的一史一的概念。

二、與上述相反，便是注重「史」的研究方法。此種方法原則上雖說既分析一種政治思想的本質；又探究它的淵源所自；看它受那些歷史事實及那些前此政治思想的影響；不但探究形成此種思想的因索；而且還要考察這種思想對於當時及以後的實際政治和思想影響的因索；只有這種講法，纔能說是一種政治思想的真正面目，纔能使學者有一個時代的觀念。按此類說，纔能使學者感到是在研究政治思想史，不是在研究政治思想。注重史的方法的著作，如 Lippincott 的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Ideas, McIlwain 的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 Sabine 的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以及 Doyle 的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等屬之。但 Hearnshaw 的

太簡，尤其對於學說內容，可以說沒有什麼敘述。這本會只給給學者一個史
的觀念。Doyle 的書對於時代背景與學說的關係，講的尚好；但對學說本
身介紹太少。Sollitt 及 Melvin 的書，則都是既深既廣介紹學說本身，又能
研究其時代背景之作。此外 Aris 的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Germany*
1789-1855，尤為此派中之傑作。

關於政治思想史應注意的方面一層，我想須多加說明。就思想
本身言：如邊地批評社約論的見解，本受休謨的影響。此點他自己也承認（
見所著 *Pragmatism on Government*, p. 151）我們在讀到休謨的 *The Original Con-
tract* 時，即應說明其對後此學者的影響。乃是受了休謨的影響。又如康德，
其格爾與重心的關係；奧士丁與邊沁的關係，都應指明。只有這樣的研究，
才能從政治思想的源流，瞭然於胸。所謂「源」即是來路，亦即說明一種思
想之所自來。所謂「流」即去路，亦即說明一種思想的影響所及。就時代背
景與思想形成的關係言：何以亂世易產生法治的要求。因而即產生側重法律
的學說？希臘的實際政治生活及政治制度與由拉羅的法治思想，有什麼關係
？這一類問題也都是政治思想者，所絕對不應忽視的問題。所以關於政治
思想史應注意「史」的方面一點，用不着多加說明。

三、以上提到種種方法的區別，略加解釋。我們在此似有把我們自己的講
法，說明一下的必要。在本段中，我們並不限於：注重「政治思想」抑注
重「史」的討論。乃是要把我們的研究政治思想史的辦法，整個敘述一下下

我們當然注意分析一種學說的內容，因為政治思想史究竟是政治「思想
」史。它既不是「政治」史，也不是普通「史」。因此我們第一應注意之點
，即是要詳細分析，解釋一思想本身的内容。比如邊沁的政治學說，我們
必須先懂得什麼叫做功利主義（Theory of Utility）。如果不明白何謂功利
主義，一味講些功利主義產生的背景，它對後來的影響等；我們可以說，這並
沒有了解功利主義的核心。這種辦法是不對的。但是，如果我們只分析功利主
義的本身，而不問它的源流及其對實際政治的影響，則我們也不能算完全地
，徹底了解功利主義。（關於此點，請參閱本書第二章「政治思想與歷史」
）為了這種緣故，所以我們的辦法是：既分析一種學說的内容，又要探究形
成這種學說的時代背景。我們勿寧偏重内容的分析。何以呢？因為内容的分
析是可以得到比較確切的結果的。而時代背景的分析，却不易得到十分確切
的結論。例如我們分析亞里士多德（此字希臘文是 Aristotélēs，
意為 aristocratus），我們把柏拉圖所有講到此字的詞語搜集在一起，然
後加以統計，分析，與歸納，自然即可得其意義，得到一比較正確的解釋。

但是時代背景的分析，因為因素太多，且因素際關係的程度不同，便不易得到
正確的结果。如說亂世易生法治的思想，從一方面說這固然是對的；但從另
一方面言也並不一定。中國的老子一書雖考為戰國時人作品，其中的思想並
不是法治的思想，而是極端反法治的「無為」思想。可見時代背景的影響，
比較上說，不能十分確切地估計出來。為了這種緣故，所以我們勿寧多注重
思想内容的分析。但我們絕不偏廢了時代背景的探討。

在講演中，應該包括政治思想本身的闡述，以及時代背景的研究。例如
講到黑格爾，我可以把他學說的全部加以敘述，然後再把他學說與時代背
景的關係說明。最後再指出 *What is Hegel and what is Hegel in Hegel*。即指
用在黑格爾的學說中，那幾部分只是當時有實義的問題現在已無意義；那些
見解是個人的偏見；那幾部分是政治思想中永久不變的真理；學者尤必該
讀原著。如講柏拉圖，即讀柏拉圖自己的著作；讀了即讀他自己的著作
。我認爲不必費好多工夫去讀旁人寫的法治思想史。在學習政治思想的階段
中，如果沒有讀過原著，只讀一些資料，可謂一知半解好得不。須知名著的
好處，必須直接讀，始能親嘗其味道。旁人轉述的話，味道就沖淡了。讀
名著的好處，往往不在記憶其中包括那幾條教訓，那幾項目；而在親領會大
思想家發問問題，處理材料與實際考的方法。真正好的著作，讀一遍即得一
次好處。中國的名著也是如此。如論語看來甚淺近，有的話很平常，但愈多
讀便愈發現其好處。對於此點學者應加注意。

讀名著本是最重要的方法，外國大學此課，即如此進行，但我們現在實
行起來，便有些困難。第一個困難是書不夠用；第二個困難是學者的整頓
專門學分太多，不難如外國學生功課種類甚少，可以專心讀名著。在此種
情形下，我們只該採取一個變通的辦法。即每讀一家的思想時，選擇一二章
可以代表其特長的，指定學者選讀。這樣則新讀原著雖少，可是精華所在
，却可以得到了。

講演不過是介紹一種思想的大概，指示研究的門徑，並可爲了解讀原著
的幫助。如果學習者在讀完指定的原著之後，仍有餘力，亦則可以讀些旁人
著的政治思想史。

印度古植物學權威沙赫尼教授

周達夫

印度第一流的科學家，有圖騰靈望的，大概有沙赫尼，其中大半是物理學家，而沙赫尼教授則是古植物學家（Palaeobotany）的權威。

印度人長於抽象思想，最有貢獻的科學是物理學，這也有民族性的背景。已故 J. C. Bose 的植物學說，是植物學，而也是物理學，他的方法是物理學的，他擅長文字，他的作品是科學，有時是散文的，記得奧斯頓先生（也許是溫爾寧先生）在「天下」月刊的社論裏也說過的，現在沙赫尼教授的學問也有哲學意味，他的興趣涉及考古學，古植物學之類，很廣大的。

大家都只覺得印度是哲學的國土，其實印度古學對於科學也很有貢獻。現代印度如泰果爾，甘地，阿洛賓多諸人的思想是現實的哲學，至於哲學教條則不一定是哲學家。在科學方面，印度人擅長物理學，算學，而專攻高等物理的印度青年可以一點也不差。無線電，也是我所熟知的事實。總之印度新興的高級文化和教育，根基大體深厚，是足以使這民族大有可為的。

印度的「中印學會」最近擴大組織，竟沒有一位科學家在內！這廣大的「中印學會」理事之中，葉金霖，李四光，李書華，王星拱，竺可楨，辛樹勳，錢偉先都是科學界的，李四光先生更有盛名，他在「中國地質學」，在印度大學中

也差不多是課本。印度得請貝爾獎金的科學家拉曼爵士也已接受中國的榮譽，學術是國際的，在中印之間，邊界更是有來往。中國如果請印度學者講學，倒不一定需要請印度講古代文化的，也許歐洲人講古代印度還講得更好一些。反而印度的有些科學家却是我們可以聘請的。

我們在國際物理學界也有人如吳有訓先生，印度則似乎人較多些，如拉曼，克利希南，沙哈和斯達巴拔等。在戰時，我國物理學的設備，未必然方便。至於我國最有成績的科學，乃是地質學，古生物學。西南西北想必富有古植物化石的遺留，印度的沙赫尼教授是我們應當聘請合作研究的，「古植物學」之為地質學，古生物學，有過於其為植物學。

印度沙赫尼教授是美國皇家學會會員，現在拉曼大學的植物學系主任兼理學院長。他在私人通訊中說：

「中國是素來吸引我的，我歡喜去昆明的。」
「中印學會」教授正想請到我們這裏來工作兩年，以古植物學考拉克爾大學的博士。我不敢說他的計劃可否實現，我們是在盡量設法幫助他來。我要給他研究的，除了別的以外，還有一些中國的植物化石，幾年前我會研究的，我們準備共同工作。我曾遇見過幾個中國的地質學者古生物學者，我高興到中國去

威爾基著「天下一家」

柏森

劉雲撰譯
三十二年八月北京中外出版社發行，
每本價四元。

本書為劉雲撰君自威氏英文原著譯出，譯筆流暢，全書除引言及譯者跋外，共十四章，係威氏自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四日，搭乘一四四引擎一式之轟炸機，自紐約出發遊歷世界各地，訪問各個戰場，以及各國領袖與人民一個報道。

全書十四章中，除前五章敘述其在北非前線，中東，土耳其和蘇聯之印象；後五章敘述其自出發至十月十四日返國以後的觀感外，其中四章，完全係敘述其在中國觀察所得的印象。研估篇幅如此之多，可見其對中國問題之重視。

閱讀該書一遍，不覺自身亦彷彿遊歷了世界一週。威氏文筆之犀利，思想之靈敏，觀察之深刻，令人欽佩，令人愉快，讀時也令人一吐，令人益醒！

威氏對中國一視同仁，極好，極贊之其他各國如土耳其，如蘇聯，則字裏行間，言流露其勇於轉運之處，尚多有為吾國人士應當引起注意者。

威氏在第七章裏論到我國西部的開發會說：「……新運是世界政治與地理變成一種爆炸混合

看見他們「沙赫尼」。中國人與印度人儘管有許多多互相聽不起，而兩者之間則是彼此尊重，有如兄弟之誼。印度的學者多應請到中國去，所獲的足不知道怎樣樣可以來，更善的是在中國和印度我們大家不知道這些事。

沙赫尼教授 Dr. Dihal Sahni 是印度五河省（旁遮普）人，生於一八九一年，他的父親是化學家，他的老師是英國創始的 A. C. S. 教授。他在德備是得獎而免費的，並且成爲 Emmanuel 獎牌得身者。他是劍橋和倫敦大學的科學博士，也曾經在德國明興（慕尼黑）大學。

在印度，沙赫尼教授擔任貝勒勒斯，拉合爾，拉克爾，八那各太學的植物學教授和名譽教授，特約講師，拉克爾大學的植物學系主任和理學院長。他聯合創立印度植物學會，曾任會長，又曾任拉合爾省學會長，歷次全印科學大會中擔任植物學，地質學各組主席。他當選孟加拉亞洲學會，并得動物科學獎章。他是印度科學院副院長，科學研究會副所長，曾任聯合省科學院副院長，現任院外秘書。

在國外，沙赫尼教授是一九三零年在劍橋開會第五大和一九三五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第六次國際植物學大會古植物學組的副主席，是印度政府

出席一九三五年倫敦的英帝國植物會議代表，參加一年巴黎天然博物館三百年紀念的代表。他在印度政府方面是農業研究會議的顧問。

沙赫尼教授與 I. W. 合著植物學教科書的印度版。他主編克拉克大學的學報。他所發表的研究論文廣泛的涉及植物學上的許多題目，他的主要興趣則在於古植物的研究，因此他領到了地質學及古地理學 Paleogeography 的學位。他在科學上的造詣，是關於印度和南半球現在和過去的植物。他有廣大的會學見地和實在的田野工作。他領導一羣小集團青年熱忱的植物學者；關於他們的成績，可以參閱拉合爾大學的五年研究報告。

沙赫尼教授在一九三六年當選爲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前幾年的職位印度會員都是第一流的科學家。英國生物學家 Dr. Joseph Needham 也是會員，現在在我國，是經過印度去的，希望他也盡力促進中印科學界的往來。

本文後半大體依據年鑑人名錄和一九三六年五月，Bangalore 印度科學研究所的 Current Science 月刊。該刊是一的科學刊物，比加爾各答大學理工學院的 Science And Culture 稍爲高級專門一點。這是印度的兩種普通科學刊物，特此附帶介紹。

三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於孟買

不 污 鋼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發現用鋼管備之不污鋼，並不能防禦海水之侵蝕作用，但經加入微量之銀，則可以保護之。這種發現現在海軍造船上極關重要。該院研究工作人員先研知氯化銀不溶於海水中，因此進而發現用銀之量極低至百分之二將能免除百分之以上不污鋼之被海水侵蝕。

物的地區之一。這種爆炸混合物，對於其地，

局勢發展的人們是很有意思的。地理使新傾向。蘇聯的土西鐵路新邊界只與英里。我們在迪化看見的一切消費品，是從俄國來的；我們的汽車是俄國來的；同時我們也看見軍隊駕駛着俄國的坦克。但是政治使新傾向中國，自漢朝以來，漢人就統治着新疆。現在新疆督辦，是個漢人。現在中國拚命的有希望的開發自己內地的運動，好似一股清風，吹過了新疆。戰後中蘇關係，對於整個世界是重要的，而且中蘇關係，也許在一個地區決定。這種觀察與判斷，是何等的銳敏而深刻；我人又應如何警惕而醒呢！

威氏在第八章裏描述其到渝市被熱烈歡迎的情況中說道：「……人民揮動着的紙團是大小一律的，暗示出來那位行動而富於想像的重慶市長吳國棟博士在這場大歡迎的設計中會參與其事。……」這種描寫又是何等幽默而尖刻！

世界已因交通工具之發達而變小，各國人民的生活完全相互依賴着，威氏在這次遊歷中深切地感到，他在引會上說道：「世界上已不再有什麼遠不可及的地點了。從這次旅行中，我知道這許多萬人口和我們的相距之近，宛如洛山摩最慢的火車到紐約一樣。我禁不住相信，從今以後，凡是涉及他們的事情，必然涉及我們。猶之手加里爾和里人們的問題也使紐約人們不覺忘懷一談」。將來我們的一切想法，必須擴及全世界了。

威氏所談述，確有種能美國獨立派人壬，使之察醒。對於今後世界新秩序之樹立，當有其大之影響。

印度國際大學素描

周祥光

前言

印度國際大學 Vijnana Parishad 久聞名於吾人之耳矣，然其實情如何？恐未必詳也。筆者去冬由滬來印，就學於此，乃深知其內幕，茲就史的回憶，學的環境，內部組織，生活動態及前途展望各點，分述於後，俾來印學子及各教育界人士作一參考。

(一) 史的回憶

夢林西拉維人納赫太爾先生 Mahanadi Desai, Govt. Teacher (即詩聖太爾之父) 爲印之學者，其在西歷一八六三年之時，即有創立國際大學之意，當時雖欲得一環境清幽之地而設之，俾學子專心讀書。迨一九〇一年詩聖太爾先生，克紹遺志，於聖地亞古坦 (中亞和平村) 建立學校，當時僅限於以一般兒童之就學，其教育宗旨亦不過使此輩兒童不覺學校生活之枯燥無味，而身如入一大家庭中，日常應作之事，亦若爲己者然，并更使此輩兒童在此學校中，度其自由真誠快樂之生活而長成，期達百年樹人之旨。

迨印若干思想家與學者，從歐美各國返國後，俱以此種教育思想爲動機，起建立此種教育任務，并於和平村之組織不備，於當日學校之現狀，更求有以擴大之，完善之，以實現詩聖太爾先生之教育

理想焉。至一九二〇年五月六日，遂將此學校擴展爲大學，并由太氏個人出巨資作爲基金，更以此國際大學作爲世界人士公共研究學術之團體組織。宣佈宗旨，昭告世人。

- (一) 使東方各國互生文化上之密切關係。
- (二) 宜與歐西各國之科學及文化方面，擇其共同之點，而親近之，協和之，溝通之。
- (三) 共同研究人道主義之推行，務使東西兩洲，起著和諧作用，以此而進世界於大同。

(二) 學校環境

和平村 Santhiagan (即國際大學所在地) 距加爾各答 Calcutta 約一百英里之遙，其所以如此者，蓋使學生遠離城市之浮燥生活而集中智力於歐歐之讀書生活氣氛中也。自加城至此，有火車直達，三等車票須印幣六元九角，車站離校本部僅一哩之遙，往返甚便。學校佔地約一千餘畝，規模之大，甲於全印，校內公路縱橫，小徑頗通，設有郵政局電報局書局雜貨店餐館招待所等，初來此者，曾不知此爲學術之地，必疑爲一市鎮焉。

校中四處，古木千章，皆有參天之勢，林下鋪以石徑，即所謂爲天講堂，每逢夕陽西下，鳥啼花落，如入深林山谷中焉。塵囂遠隔，爽道迴廊，令人耳目自

聞。國父在民元九月一日講五族共和之真諦時說：「現在世界文明未達極端，人類智識，猶不免於幼稚，故以武裝求和平，強凌弱，大欺小之事，時有所聞。倘使文明日進，智識日高，則必漸廢其博愛主義，使全世界而爲一大國家，亦未可定。願大國之所由成，成於團體。自有人類，即有團體。世界之變遷，小國因漸變爲大團體，蒙昧之時，小國林立，以千萬計。今則世界大團體六七耳。由此更進而安知此六七大國，不更進而成一世界唯一大國，即所謂大同之世是也。」

成氏在《原書》第十四章論「天下一家」時，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接踵而來的和平之所以失敗，乃由於當時人們心目中沒有把握可以奠定和平的具體目標。成氏先生解決世界問題的主張企圖，具是政治性的。政治性的國際主義若沒有經濟性的國際主義作支柱，則其政治性的國際主義，不過是沙漠上築起的房屋，何況成氏先生所採取的步驟又未盡當。故終遭慘敗，而遺成今日人類之浩劫。

今日之大西洋海軍，如不能將其侵略成爲實質在的的東西，所謂四大自由，是不會實現的。也將會成爲威爾遜先生十四條之同樣的變爲欺世盜名的歷史陳跡。

成氏今日之所論斷，正反映着國父在一九一一年九月一日講「五族共和之真諦」時所啓示的精神。由此可見現在世界文明雖未達極端，而人類智識却已較前進步。同時亦可見本黨革命的理想，已爲今日有遠見的西方人士所共信，其實現也當不在遠。本黨總裁爲願望此種理想早日實現，於軍費旁午，日理萬幾之餘，更手訂三民主義之綱領及其實行程序，以爲實現大同世界——天下一家——之階梯。故希望世界人士接受成氏之真諦，同時更望世界人士進一步接受本黨總理遺教，總對訓示，建立世界的新秩序，而爲整個世界人類幸福，樹一承承之光輝。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於重慶。

尤以詩聖太公獨別，居校之中央，數個階梯西式房屋，雅潔灑然。藤蘿滿架，芳草一畦，廣致文，一泓清碧，有金鑄游於其中，詩聖逝世後，今由現任校長太公獨（詩聖之侄）及秘書長太公獨（詩聖之子）居焉。初春來時，垂柳交花，滿紅樓綠，仰觀長空，瓊花飄舞，遙指平原綠樹，恍如身在桃花源矣。環境之清幽，宜於學子求學之所，吾嘗居此，嘗聞詩聖太公獨在生之日，每日必召若干學生前來，與以談詩論字，或舞或歌，對於學生犯校規者，則察嚴厲斥之，教之如嚴父，愛之如慈母，相親相愛之情，使余憶起昔日求學於民族文化書院之時，君海院長之教育學生亦復如是，而書院因時局之關係而暫時停辦，日際大學依然猶在，不禁感慨系之。若者，詩聖又離人世，借余入學也，未幾親見，引為憾事。體育場居校之西，佔地百餘畝，場旁有志摩紀念亭一座，蓋一九二四年之時，吾國學人梁任公徐志摩及吾師張君勱先生，為求溝通中西學術，乃邀請太公獨先生來華講學，常由徐志摩先生在旁任翻譯，後徐先生因患瘧身死，太公念舊情，乃建亭以誌哀思焉。吾輩負笈到此，深感海闊天空，心怡泰然。憶孔子杏壇之教亦如是也。

(三) 內部組織

聖地雅古坦 Santalokan (即國際大學連同其他研究部份之總稱) 組織，依其現狀而觀之，實一最完善之大學教育之體系，內部計分中印研究院 (Institute of Sino-India Studies) 大學部 (College) 美術院 (The School of Art) 音樂舞蹈院 (The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ing) 建築與工藝院 (Institute of Rural neomathu-

tion and handicrafts) 及中學部小學部，并其他特殊研究課程。各院學生俱可選修其他院系之課程，如音樂院學生亦可選修美術院之課程，但須繳納少許之特別費而已。

本校之入學手續，須由學生家長填具入學申請書，并經嚴格檢查合格方可。如入大邑讀者，應經入學考試，或具備入學手續，如應讀加爾各答大學之課程者，更須事先經加爾各答 O.B.E. 大學之入學考試，或特准而入學者，方可。每年假期殊多，如暑假 (自五月一日起至六月底止) 共二個月，朝拜節假 (自十月一日起至同月底止) 計一個月，耶誕節亦放二星期，故吾人在外國求學者，每年上課時間僅八個月耳。假期之時，所有學生俱須離校，否則，每人每月繳納宿費十五元印幣。茲分別詳述本校各部份之情形如下：

中印研究院：創立於西歷一九三七年，迄今已五年有餘矣。現由國人譚雲山先生任院長，為國際大學之最高研究組織。立院之使命有六：

1. 研究中印學術。
 2. 溝通中印文化。
 3. 融洽中印感情。
 4. 聯合中印民族。
 5. 創造人類和平。
 6. 促進世界大同。
- 入學手續，須有大學畢業資格，并對於某種學科有特殊之研究者，初入學時須繳納入學費印幣十元，雜費十元，每月學費十元，醫藥費一元五角，宿費四元，伙食費廿二元，吾國學生來此就學者，學費宿費兩項可請求免納，故實際費用，每月僅二十多元而已。現在本院學員計有十四人，內中國六人，印度五人，西藏二人，錫蘭一人，互習梵

國文字，溝通中印文化為已任。其研究課程如下：

A. 語文：— 中文、藏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孟加拉文。

研究 阿拉伯文、波斯文、至其他德語、法語、英語，視需要而定。

B. 課程：— 中印藏佛教，中印兩國 (除佛教外) 之其他宗教。

研究 中印哲學。中印歷史。中印文學。中印兩國古代及現代文化之研究。

C. 出版：— 中文，藏文，梵文，巴利文經典之譯述。從中藏文經典中，搜集已失之梵文真義。即刷中文梵文等書。

學員在此研究期間，提出論文，則由國際大學研究經費給與獎賞。

大學部：印度大學課程，不若吾國之分系授課，係採混合教授。本校大學部分文理兩科，所有英文，印文，史地，數學，無不兼之。每日計有五點鐘之功課，須上堂聽講，餘則由各人自修。校方則不干涉也。該印度各大學之體制，若吾國昔日為中之文科體制，研究課之體制，則如吾國目前之大學體制，故印大學課程，可謂博而不專，廣而不精也，印度各大學，有其獨特之校譽，如孟買大學以商科著名，身兼大學以於文印地文著名，本校則以文藝與新醫學著名。故外國人欲習印國文學者，無不來此就讀，以遂其目的也。

美術院：學費期限定為五年，圖畫部中設有繪

多之有關於美術圖畫，博物館內，亦置有若干之古代
畫，頗為珍貴。學生每一星期須作畫數幅，呈由
教授指正發還。其課程如下：

臨摹，靜物，寫生，壁畫，影寫，放大畫，縮
小畫，圖案，裝飾畫，水彩畫，彫刻，鑿刻
法（於金屬版或玻璃版雕刻圖案，以酸腐其無
要部份，而現圖形法），建築畫，版木印刷，
皮革畫，繡畫，繡畫品上之彩色圖案（東印度土人
所用之法，欲免染色部份，以蠟塗之，俟浸染
後，乃浸液而除蠟，始是反覆多次，使圖案中
，有各種顏色）。

音樂舞踊：學生入學資格，須經中學畢業，
其全部課程分為四年半授之，其中以女生為最多，
男生並鮮，課程大別有三：（一）口唱，奏樂，舞
踊。

口唱在入院之前三年，俱須練習。其課程有印
度古代音樂，孟加拉音樂，對於詩聖太哥爾所作之
歌詞，尤為著重。

舞蹈在第一學年之課程，以用指彈奏樂器為主
要功課。

在第二學年，除修畢第一學年之課程外，尚須
加入 Yoga 等樂器。

在第三學年，則對於各種音樂作一科學上之詳
細研究。

舞踊在第一學年，有 Manipuri 及南印度之舞踊。

第二學年有南印度之 T. 舞及 B. 舞。

第三學年，從古代壁畫及繪畫中研究其舞踊情
形。

第四學年，有模仿表演。自行跳舞演劇。

鄉建與工藝院：該院不在和平村，另設在榮
村，其教育宗旨，以職業為基本目的，與吾國之鄉
村建設育才院（晏陽初辦）及山東鄒平鄉村建設研
究院（梁漱溟辦）以及中藥職業學校（黃任之辦）
之性質相似。院內學生皆半工半讀，手續並用，今
日國際大學所有校具皆該院學生所製造者也。院前
曾有德日兩國工人在此製造自來水筆，今則已由美
印政府將其送作軍中營矣。

中學部與小學部并不分開實質上只是一個學校
，惟小學部僅有四年級吾國縮短二年，故課程甚忙
迫，抵適當之餘暇，所有課本，以孟加拉文為主，
英文為輔，於此可見印人對自己民族語言之重視也。

（四）生活動態

國際大學組織之宏大，已如前述，故回學中，
必長成集，老幼並齊，而皆依照校規而居。早晨
六時起，睡則十時就寢，每日兩次正餐，二次點
心，尤以晚上九時之正餐最為豐盛，各人以手代叉
，初來此者，頗感不慣，余往往因飯細而手不能握
，時笑於印度同學之前，亦趣事也。日間上課，除
研究院學生有桌椅外，餘皆在松下席地而坐，悉皆
散席講授，綠樹環繞，溪流潺潺，亦助學子聽講之
興趣。下午五時至七時為課外活動，大體育場中，
千百學生，並舞活躍，籃球，足球，網球皆在運動
之列，尤以 Hockey 最為流行。晨昏且暮，歌聲不
絕於耳。聖地亞古坦 Sanchetan 校歌，無人不知
誦之，歌詠之，其聲悠揚，聞之愉快，高山流水，
餘韻欲流，該校歌為詩聖太哥爾先生所作，茲由作

者就孟加拉文而譯述之，惟作者學識有限，譯意恐
難盡達詩聖之原意為憾耳。

國際大學校歌 太哥爾作 陶群光譯

聖地！聖地！我們自己，我心所親愛的聖地！

我們在其懷抱中懷著美夢；

我們時刻仰見其可愛活潑的慈容而驚喜；

因為她，即是我們自己，我心所親愛的聖地。

× × × × × × × × × ×

在其綠陰叢中，我們相遇，

宛如明明的太空，給予我們以無邊的自由；

晨來夕往；

帶來了甜蜜的禮物；

我們覺得生命已再生，因為她即是我們自己，

我心所親愛的聖地。

× × × × × × × × × ×

木葉蕭蕭，蕭寂寂的閑庭，

綠果樹微微顫動，綠蔭亦在欣舞；

她常在我们的心中與回響，我們可以渡過憂
而無憂；

歌聲震動了我們的心，如沉醉於音樂氣中；

自她的玉手中，賜給我們以永久的愛情；

我們必須時常記起，她即是我們自己，我們親
親愛的聖地。

讀者聞此校歌，當可推知國際大學學生之讀書
生活為如何之安適也。印度文學藝術哲學之精於孟
加拉者，豈僅然哉！

（五）前途展望

（此處內容與前文重複，已包含在上一段中）

凡一學校之發展與否，當視其教授學生之素質如何。以爲斷。國際大學既爲詩聖太師所手創，自有悠遠之歷史，校中所有教授，皆係印度名學者，現任校長 Alankar Nath, Tagore 爲印度著名之老藝術家，今年已七十餘歲，碩儒高齡，尤致力於藝術事業而不倦。今日印度所印行之名畫，皆係彼之手筆也。所有學生俱係少年英俊，刻苦求學，雖前各國學生甚多，英法德日波斯諸國俱有，今除每日學生已於往來中營外，其他若英、匈、波斯、緬甸及我國學生皆團聚一起，日常以英語傳授彼此情意，當到歡樂之時，竟忘國別，款別更不知身在異域，樂也何如！今日吾國教育部更與本校在文化上合作，以實現中印文化交流之大責重任，去年我 蔣委員長偕夫人參觀此地，并捐贈五萬印幣於此，亦足見我政府之重視此校。（關於本報參觀本校情形，另文刊佈於本刊）吾人今必相信，將來中印文化之交流，民族之融治，當必從本校之媒介而獲得，國際大學必能成爲國際學術之聖地，企予望之！

尾語

中印兩國，同爲東方文明之古國，具有二千多年的歷史，且在此長期之關係中，兩國并爲些微之或衝突，相侵之虞，親愛之情，爲歷史家視爲美談之資料。尤其佛陀思想傳入吾國後，吾國在學術文化方面，受其影響更大。印人之所惠於吾人者甚矣。最近百年來，受歐美政治經濟影響，遭者不鮮之虞，尤以印度爲甚，今日印度已向着復興之上述進。印度之地與人之多，與吾國相若，物產亦同，如此廣大之國家，竟無人前往留學研究，余常

對友人言留學日本英美者以萬計，而印至者，却一人。遺英且語者，不下千百萬人，而知印度新垣諸文者，却無一人。仔細沉思，誰無愧乎？吾人如欲親印，知印，必須至印度，切實研究，實地考察，絕不致成通曉印度情形，則將來中印兩國，方有聯合之可能，否則，言而不作，於事無補。最後余尙有一言向吾政府請求者，即敝國對於其留印學生可謂愛護備至，實之以學費，助之以零用，吾等在此研究，政府鮮有問問，縱使吾輩在外有機會而可以報效國家者，往往亦無法爲之。所望政府當局於留印學生（按今日中國留印學生不到十人）宜有以實助是幸。

一九四三，三，十，於印度新垣大學。



本規下期要目

- 一、地學對近代文化之貢獻..... 李春星
- 二、德國魏瑪時代..... 顧頡剛
- 三、青年工程師對時代應有的認識..... 陳伯莊
- 四、科學與社會..... 潘 潔
- 五、寫小說的幾個要點..... 田仲賢
- 六、戰時大學生與明日中國..... 禮仁梅
- 七、吳國「英文選讀註釋」巨匠..... 廖一乘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八四號
重慶市圖書審查處警字第一二一九號

本報紙本每册三元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爲綜合性學術刊物，凡關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文史哲學之論著，各學科之學習方法，青年生活之指導，學校生活之描述等類稿件，均所歡迎。
- 二、本刊特別歡迎對於新出書刊之評介及關於學人生平學行之傳述文字。
- 三、來稿字數每篇以三千至六千爲最相宜。
- 四、來稿經採用後，每千字酌奉四十元至六十元之酬金，隨書評介舉人傳記兩類稿件之特佳者，稿酬當格外從豐。

讀書通訊 半月刊
第七十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主編 鄧 恭 三
發行人 劉 百 閱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刷所 文化建設印刷公司